

倾听闽北

缝补时间

□游虹

读朱自清《匆匆》，总被那句叩问戳中：“聪明的，你告诉我，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？——是有人偷了他们罢……”日子大约是我们最易挥霍又最难挽留的东西。它被裹进柴米油盐的烟火里，百味杂陈；也被塞进奔赴山海的路程里，在一场场“诗与远方”中仓促掠过。人世間无数忙碌的身影辗转奔波，步履从未停歇，却往往忘了低头看看脚下的光阴。

最是偏爱冬日。明媚的阳光懒懒铺在大地上，暖意融融。村里闲来无事的乡邻三三两两聚在各处，拉家常、说笑、打趣，天南地北地闲扯，偶尔也操心几句国家大事，一派悠然。这暖阳仿佛晒出了人们心底藏着的、温热的旧忆。

一年里，从春耕到秋收，庄稼收了一茬又一茬，季节的底色由浓绿转为金黄。时间的麦穗里，沉甸甸地坠着收获与喜悦。父亲咧嘴一笑，脸上的皱纹便舒展开来，满心的欢喜都在这片生养他的土地上尽情绽放。放眼望去，金灿灿的稻穗在风里欢快地摇曳，饱满的谷粒恰似这个季节跳动的音符——又是一个丰收年。当年，父亲因倾心于母亲，主动揽下了相邻田地的所有农活。他百般殷勤，索性一头扎进母亲的田里：耘田、收割、翻土……田里的活计最是耗人。秧苗抽条时，稗草也跟着疯长，母亲只得下田一棵棵拔除，手指在秧行间来回抓挠。田里虫多，母亲收工回来，腿上常是红一块、紫一块。到了二耘时节，禾叶边缘生出细锯齿般的齿刺，人腿刮过，便是一道道横七竖八的血痕，微微红肿，渗着血丝。父亲心疼母亲，便包揽了大半农事，还时不时说些滚烫的情话，像火一样照亮了母亲羞涩的心。父亲与母亲就这样相恋了，他们在田垄间劳作得更勤，彼此递水、擦汗，将爱情连同秧苗一起，细细种进了这片土地。

如今几十年过去，我们都已长大，各自成家，离父母越来越远，惦念也日渐稀疏。有时生活虽如一地鸡毛，仍得硬着头皮往前走。直到母亲来电，说父亲病了，那一瞬，无尽的自责将我紧紧裹挟。平日里，我极少过问父母的身体，总下意识觉得父亲仍是当年那个壮实的小伙子。俗语道：“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。”短短数月，父亲便永远离开了我们。从前总为自己的缺席找借口，仿佛这样便能心安理得。可当离别骤然降临，所有理由都苍白如纸。倘若时光可以倒流，哪怕只是拾起岁月缝隙里零落的碎片稍作缝补，偿还那些亏欠，我也甘愿。

世间从无回头之路，逝去的时光亦不会重来。念及此，心底满是怅然。如今我已人到中年，鬓角悄生华发，回望半生行路，才发觉错过了太多珍贵：相交的挚友、赤诚的爱意、至亲的家人、未竟的理想……这些曾如影随形的事物，在时光里渐渐淡去。我常自问：散落的遗憾，是否还能缝补？若光阴真可修补，我定会重新选择——多守在父母膝旁，耐心听完那些絮絮叨叨；多沉淀自我、丰盈内心，不囿于俗世烟火，不困于方寸一隅。

父亲走后，常见母亲独坐发呆。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的誓言，随着父亲的离去，如泡沫般无声碎裂。我日日守着母亲，伴在她左右。静心凝望，才发觉她的头发白了许多，眉眼间尽是倦意，精气神远不如前，做事也不复往日的利落。原来，母亲真的老了。我恍然惊觉，自己竟许久未曾如此朝夕陪伴她。世人常说：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。我暗暗告诫自己，往后的日子，定要好好陪着母亲。一路走来才明白，许多东西拥有时不懂得珍惜，一旦失去，便总幻想能从头找回——譬如此刻，我仍幻想着时间能被缝补，好让我再陪父亲一程。望着日渐苍老的母亲，我不敢再犹豫。往后的光阴，我不会再将时间虚掷在无谓的事上，只愿守着母亲，哪怕听她没完没了地唠嗑，我也满心欢喜。



扫一扫 听一听

我的故事

连长为我送开水

□张桂辉

一瓶开水，不算稀罕，却在我心底珍藏了整整半个世纪，每每回想起来，心中暖意融融。

1974年12月底，我与另外五十九名建阳同乡新兵，分乘3辆解放牌军车，一路翻山越岭，经过三天两夜颠簸，于1975年元旦傍晚时分，抵达目的地——江西九江。在九江能仁寺里，熬过枯燥且严苛的新兵集训后，我被分配到九江军分区独立营一连。

当年高中毕业回乡后，赶上紧张且艰苦的抢收抢种，我将亲身感受和所见所闻，写成一篇赞美“双枪”劳动的文章，被公社广播站采用，使我受到莫大鼓励，播下热爱写作的种子。新兵集训期间，我利用休息间隙，争分夺秒写小文章，见缝插针出黑板报。分配到连队后，延续这种“习惯”，受到战友好评，引起官兵关注。

是年底，老兵退伍在即，我们连队的文书，也将退出现役。我这个人入伍未满一年、尚未入党的“新兵”，被任命为连队文书。摆在眼前的第一项硬任务，是写连队全年工作总结。这对“只知其表，不知其里”的我，着实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。

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我一时不知所措，无从下手。连长徐冬苟、指导员张拾根，分别对我提出要求、作出指导，使我受到鼓舞和启迪，茅塞顿开，信心倍增，自己把自己关在连部，全身心投入到年终总结的写作中。

九江虽是江南，但气候与江北大同小异，我们的被服按照北方标准配发——棉衣、棉裤、棉鞋、绒帽。冬日的九江，寒风凛冽，刮皮刺骨，连队没有任何取暖设备，最奢侈的是烧盆炭火，即便“全棉武装”，寒意袭身，手脚冰凉。为了在连队首长要求的期限内写出年度总结，除却苦思冥想，便是加班加点。

我们的营房，是单层连体房，水泥地面，玻璃窗户，适逢寒冬腊月，即便门窗紧闭，刁钻的寒风，仍见缝而入，不请自来，室内冷如冰窖。半个世纪前，不知电脑为何物，所有文字全靠手写。连续数日，紧赶慢赶，反反复复，几易其稿，洋洋洒洒几千字的年度总结初稿写成后，经过张指导员审改把关，总算“小功告成”，后续要做的，是把它从初稿变成正文。连队没有打印机，为了提高效率，我用300格的稿纸，在玻璃板上一字一句地复写，双手皮肤长期暴露在寒冷环境中，引发炎症，长出冻疮，又痒又痛，颇为难受。

一天晚上，十一点多钟，徐连长起夜查岗，发现我还在连部复写总结稿，特意回到家里，带来一瓶开水，“小张，不要冷坏了，睡觉前用热水泡泡脚。”简简单单一句话，一瓶普普通通的开水，在那个寒冷的冬夜里，瞬间驱散了我周身寒意。望着连长离去的身影，心里有种热乎乎的感觉。训练场上，身材魁梧的连长，既严厉又严苛，不承想私下里他竟这样关心战士的冷暖。

尊干爱兵，是我军的优良传统。细微小事，最见真情。连长深夜为我送开水，正是人民军队官兵相亲、爱兵如子优良传统的生动写照。

1977年6月，我提干离开了连队。后来，伴随着军队精简，独立营撤销了。时光匆匆流逝，半个世纪转眼而过，当年连队的营房已荡然无存，徐连长也驾鹤西去了。随岁月慢慢淡去，那天深夜那瓶承载着军营独特温情的开水，以及连长亲切温和的叮嘱，清晰如昨，常忆常新。它，镌刻着我青春军旅的珍贵记忆，那份纯粹质朴的官兵情谊，永远珍藏在我的心间。

我见我闻

「来了就好」

□祝娟

那日，登顺昌超华山，车至墩头村，恰遇一位老人倚坐在家门。我们上前问路，老人热情走出家门，笑指前方：“眼前的最高峰就是超华山，顺着水泥路走，右拐上山，一个多时辰就到啦。”心想，平日里徒步动辄半日，这点路程算得了什么？只当是一次轻松的短途，我们背上干粮就出发了。

行至山脚，又碰到一个骑车的青年，我们再次确认路程。他打量了我们的装备，说：“上山的路没完全修好，一段土路一段水泥路，挺陡的，五公里就到顶，要不要帮你们叫车？”五公里对我们来说不难，再说我们坐车，少了徒步的乐趣，便笑着婉拒了。

谁曾想，这盘山泥路竟像没有尽头。绕着山梁拐了一道又一道弯，脚下的泥路被车轮碾出深浅沟壑，每一步都要稳住重心。起初轻快的脚步，渐渐成了机械的挪动，膝盖打弯时酸麻阵阵，腰杆绷得生疼，汗水顺着鬓角往下淌，脚下的泥路远比想象中艰难，有些地方还是陡坡直上。

行六公里左右，忽见一块指示牌，上面标示上山还有七公里。说好的五公里，竟成了还有望不到头的“七公里”。望着这路牌，擦着脸上又热又凉的汗，心中生起怯意，还有种说不出的迷茫，几乎想要放弃。转念想已是半程，于是咬着牙，握紧浸得发滑的登山杖，继续努力前行。又行约四公里，又得上一陡坡，膝盖酸胀得像灌了铅，喘息间抬头，山路边一块巨大的原石撞入眼帘，上面凿着四个没有任何装饰的字：“来了就好”。它没有雕琢的笔锋，却像一位禅者静坐路边，目光淡然温和地迎向每一位风尘仆仆的来客。那一瞬间，所有的疲惫与焦灼都被抚平了。这四个字不像“坚持到底”那样激昂，也不像“半途而废”那样消极，它只是以一种平和的姿态，接纳着每一个到来的人。是啊，不必纠结村民口中的“五公里”变成了实际的十三公里，不必懊恼双腿的酸胀与山路的崎岖，只要来了，便是缘分，便是收获。

休息片刻后，重新起身出发。山路依旧陡峭，却不再让我心生畏惧。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行走，终于登上了海拔1091米的超华山峰顶。古寺大殿正在修建，很多义工在忙碌碌。旁边的寺门仍静静地矗立在那里，透着一股古朴与宁静。一位长者见了我们，他笑着说：“你们走上来的，一路辛苦了，来了就好。”

“沿途石头上也雕刻着‘来了就好’几个字，究竟是说只要来了就足够，还是说来了便会有所得？”我忍不住问道。

长者说：“你们这一路上来，山路虽远，却藏着修行的真谛。你们选择了脚踏实地，选择与山水对话、与自己较劲的过程，便是‘来了就好’的深意。”

“也可以这样理解，‘来了’，是跨越犹豫与怯懦的勇气，‘就好’，是接纳过程的不完美。人生也一样，我们‘来了’本身就是答案。你徒步登山，拒绝捷径，用脚步丈量土地，用疲惫换来了通透，这便是最好的‘就好’。”

原来“来了就好”是告诉我们，不必执着于完美，不必纠结于结果，只要勇敢地迈出脚步，只要在平淡的日常里默默无闻地坚守，就是最好的状态。人生就像一场登山，有平坦的大道，也有陡峭的山路，你不必追赶着别人的脚步，可以走走停停，可以慢慢欣赏沿途的风景，只要我们一直前行，只要我们来了，只要我们经历了，就是一种收获，就是一种幸福。

下山时，再次路过那块写着“来了就好”的石头，余晖洒在山间，给一切都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光。那一刻，所有的烦恼与迷茫都烟消云散。我想起沿途的艰辛与坚持；想起村民告诉我们路程并不远，或许是为了让我们不惧艰难的路途而善意的相助；想起长者迎接我们，不问风尘，只道一句“来了就好”的问候……突然懂得了“来了就好”是大智慧。

朝花夕拾

难忘新兵包饺子

□宋振东

1984年春节，我是在沈阳新城区区原空军某部度过的第一个春节，也是我从新兵连下到连队后的第一个春节。当时，我们班只有4名新兵，再加上班长、副班长共6人，分别来自福建、四川、浙江、山东等全国各地。我是福建闽北人，从小吃米饭长大，在家时连面粉都没怎么摸过，更别提包饺子了；副班长是个四川娃，说话带股麻辣味；还有个山东大汉，嘴上说“俺们老家饺子可讲究”，真上手却比我还手忙脚乱。

那时部队的生活条件还是挺艰苦的，平时我们都吃高粱米。高粱米分白高粱米和红高粱米，我们吃的基本都是红高粱米。红高粱米虽然营养价值较高，但质地较硬，不易煮熟，吃起来也比较粗糙。只有周末和节假日时，连队才会改善伙食。那年过春节，连队给大家改善伙食——包饺子。可我们班都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，没一个会包饺子。我们到炊事班领回饺子面和饺子馅后，大家围着面板开始“八仙过海”。我学着别人拿筷子挑馅，结果不是多了就是少了，急得脑门冒汗；山东战友教我“手心托皮，一捏就行”，可我那双拿惯了笔和锄头的手，怎么也捏不出他那样的褶子。

先说擀饺子皮。连队人多，食堂的擀面杖不够用，我们就用啤酒瓶子当“擀面杖”。我力气小，啤酒瓶又滑，擀出来的皮不是中间厚得像块小饼，就是边上薄得一碰就破。本来就没经验，再加上工具“不给力”，我们擀出来的饺子皮“五花八门”——有圆形的、有方形的、有三角形的、有菱形的，有的皮厚、有的皮薄、有的厚薄不匀……大家包出来的饺子更是奇形怪状：我包得像个被压扁的糯米糍，四川副班长包得活脱脱一个小笼包，山东战友熬了半天，倒捏出几个像模像样的，可一放面板上就“躺平”了。六个人包出了十多种形状各异的饺子，仔细一看，没有一个是“正经饺子”。

再说下饺子。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饺子包好了，去到炊事班排队下饺子。连队有十多个班，各班轮流下饺子。东北天气寒冷，等轮到我们班时，饺子就已经变成“速冻饺子”了。大锅里的水还没有完全烧开，班长就急着把饺子下到锅里，再加上火烧得不是很旺，饺子在锅里煮的时间太长，饺子皮和饺子馅全都“分家”了，最后成了一锅“粥”。我看着锅里翻滚的面片和零星露出的肉馅，忍不住笑了——这哪是饺子，分明是我们这群南方兵在北方的“首秀”嘛。虽然饺子变成了“面片”，但我们依然兴高采烈地连汤加饺子“面”每人来了一大碗，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劳动“成果”。我捧着热气腾腾的大瓷碗，喝一口咸鲜的汤，嚼一块软乎的面片，心里却比吃了闽北老家的光饼还踏实。

现在，40多年过去了，我仍时常会想起当新兵的那个春节。自己亲手包的饺子虽然成了面汤，但是大家围坐在一起，天南地北地唠着家常，笑声混着蒸汽在屋里打转，吃得特别香甜。每每想起这件事，回忆起亲爱的战友，想起那个从闽北山坳走到白山黑水的年轻自己，心中总是暖流涌动……

文明用语三春暖 礼貌待人天地宽



闽北日报(宣)